

1226

神探亨特



上海
译报丛书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号A「字登漁(气)

特 亨 探 神

方 艾 史 俊 达奇珍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91

ISBN 7-5001-153-X/1-93

(沪)新登字114号

特探亨神

方艾 史俊 达奇珍 编

神探亨特

方艾 史俊 达奇珍编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复兴中路597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字数150,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514-723-X/I·93 定价: 2.25元

目 录

百万钞票	1
失踪的女尸	18
法网难逃	53
麦考尔的麻烦	69
逃避上帝	96
转折点	113
哑 迷	131
钻石项链	150
国际新娘	165
专员夫人之死	179
引蛇出洞	196

百万钞票

洛杉矶市郊一座被废弃的旧厂房里，风驰电掣般冲出一辆紫酱色的敞篷轿车。驾车的是个身材瘦削、身着一套制作讲究的西服、头戴白礼帽的黑人。他神色慌张，身子半伏在方向盘上，脚底猛踩油门，朝着市区方向疾驶而去。

旧厂房四周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唯有厂房对面一幢旧楼房二楼的一扇窗户里，合拢的窗帘被微微撩起不易察觉的一角，紧贴着玻璃的一双充满疑惑的眼睛，正死死盯住了那辆酱色的敞篷车，一直目送它冲上大路，消失在街口拐角处……

几分钟以后，洛杉矶警察局就接到了市郊一座旧厂房里发生凶杀案的报警电话。受命侦破此案的亨特和麦考尔赶到现场，先头到达的法医巴尼和鲁滨等已经对死尸进行了初步查勘。亨特双眉紧蹙，习惯地扫视一下现场四周，然后把冷峻的目光移向躺在血泊中的死尸，问道：“巴尼，发现了什么？”

“亨特、麦考尔。这具尸体中了3颗子弹，枪击距离只有4寸左右。”巴尼回答。

正蹲在尸体旁检查的鲁滨耸了耸肩，颇有些困惑不解地补充一句。“这家伙在这种地方居然能穿着价值七、八百元钱的昂贵衣服？钱包里虽然没有身份证，可钱倒是不少！”

“有武器吗？”亨特问。

“可能被凶手拿走了。有撕打和搏斗的痕迹。我们拍了照片……，噢，钱包里发现这个。”鲁滨递上一张从死者钱包里取出的名片。

亨特接过名片瞟了一眼，随即对麦考尔投去一个默契的眼神，念道：“布斯卡·A·拉斐尔。”

“怎么样？去见拉斐尔？”麦考尔会意地点了点头，问道。

“我想是的。”亨特一边回答，一边走出厂房。驾车向拉斐尔开设的迪斯科舞厅驰去。

亨特将车停在迪斯科舞厅前。下车走上几级台阶，从舞厅紧闭的两扇玻璃门外朝里张望。里面静悄悄的空无一人，显然还没到开门营业的时间。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返身驾车回警察局。

警察局局长办公室里，查理局长正向麦考尔、尼科尔森等人询问案情。他将在死者钱包里发现的那张名片仔细端详了一会，问尼科尔森：“你熟悉这地方？”

“是的。那是一家迪斯科舞厅。去那里都是毒品贩子。舞厅主人拉斐尔·奥罗斯科。”尼科尔森正在回答，亨特走进办公室，听到尼科尔森的话，随即附和说道：“我刚去过那儿，大门紧锁着。”

“这不奇怪。晚上10点才开门。那儿90%的玩客都是毒品的用户……”“你是说他们在那儿交易？”麦考尔打断尼科尔森的话，插上一句。“不，拉斐尔是个批发商，我们认为商人们去那只是对他的报偿，以保证货源。”

“奥罗斯科有什么证据吗？”麦考尔又问。

“是的，但微不足道。因为联邦调查局在注视着他。不想去打草惊蛇。”尼科尔森答道。

亨特沉吟片刻，随手抓过外套，一边朝门外走去，一边说道：“那我该去找一下联邦调查局的麦克·史迪文斯。”

联邦调查局反毒品走私部门的办公室里，身材瘦长、头顶全秃的史迪文斯默默听完亨特的案情介绍，沉思了片刻，用一种颇为自信的口吻说道：“也许你们的那具尸体和拉斐尔·奥罗斯科之间没什么联系。”

“你这样想？麦克。”亨特冷静地问。

“听着！亨特。”史迪文斯颇有些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口气很不以为然。“我们已在实施‘斯考皮奥的行动计划’。奥罗斯科是哥伦比亚贩毒商人在西海岸的魁首。如果我们逮住他，就能真正摧毁他们。因此，请别惊动他。他是不可能卷进下等的旧厂房里的枪杀案中去的。”

正在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骤然响起。电话是麦考尔打来的。她请亨特立即返回警察局，据说是来了一位凶杀现场的目击者。

目击者是位满头白发、名叫艾玛的老年妇女。她似乎很兴奋，手舞足蹈、喋喋不休地向麦考尔叙述她所看到的一切：“我听到了那声震耳的枪声。我有关节炎，因此，无法尽快奔到窗前。可我还是够快的，撩起窗帘一角，刚好看到那个黑人从旧厂房里跑出来……”

“如果你看见他，你会认出他，是吗？”亨特问。

“当然我会。那是个骨瘦如柴的家伙，可穿得倒是挺讲究的。我还看见他手里拿着那把吓人的枪，然后跳进那辆紫酱色的汽车，飞快地开走了。你们说他杀了人？”

“你知道那车的型号？”麦考尔问。

“哦！宝贝，我分不清哪种型号的车，可是我能认出来。嘞，就是这。”艾玛摸摸索索从包里掏出一张纸片，很有些沾沾自

喜地递给麦考尔。“那儿还停着一辆黑色的车，但当我拿着笔和纸回来时，已经没了。可我还是抄下了第一辆车的车号。因为我估计他可能杀了人。”

麦考尔接过纸片念道：“2-保罗，查理，爱德华，3-1-6……，”稍顿，她又略有所思地自语道：“骨瘦如柴……做工讲究……紫酱色车……”她抬起头注视着亨特，四目对视，两人的嘴角都浮起一丝会意的微笑。

目送艾玛出了办公室，麦考尔笑着问亨特：“你认为这可能吗？”

“是的，肯定是斯波梯！”亨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

亨特和麦考尔驾车来到斯波梯的住宅前。那是一幢白色的小楼。斯波梯的家在二楼8号房。麦考尔一眼发现小楼旁的车库里停着一辆紫酱色的敞篷汽车。“他的车在这，为什么他不接电话呢？”麦考尔问。“现在先别急，也许他刚进去，我们去看看。”亨特边说边走上楼梯，两人在标着“8”号的门前停住了。

“斯波梯！”亨特大声喊道。门依然紧闭着，没人理会。“把它打开！”亨特转身对麦考尔说。

“听着，有一种叫搜查证的玩意儿能够使你我这样的警察避免麻烦。要不我去拿张来，这不是件难事。”麦考尔显然不愿冒险。

“我不要你拿那玩意，我要你拿出包里的那两根小东西来，捅到锁里去。快！”

“哦，干吗每次非得我来干？”麦考尔满脸愠色，可还是顺从地从包里掏出两根锯条似的小铁片，熟练地插进门锁轻轻转动了几下，门悄然无声地打开了。亨特持枪蹑进门去，警觉的目光迅速上下左右地扫瞄着，麦考尔也持枪紧随其后。每个

房间都查遍了，可房里空空如也，一无所获。亨特和麦考尔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将枪插到腋下的枪套里，默默走出房间。

回到局里，亨特和麦考尔向警长查理汇报案情。麦考尔忧心忡忡地自语道：“我想，斯波梯被人逮住了。”

“可报告上说波哥大人得到了那笔百万巨款。”查理用笔轻轻敲打着桌上的卷宗，神情严肃地说道。

“查理，斯波梯可没得到那笔钱。我们也没找到，而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亨特说。

“我们得相信斯波梯，警长，他并没有突然改变他的花钱习惯。”麦考尔显然同意亨特的见解。

查理很不以为然，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亨特和麦考尔，很自信地说：“事情再明显不过了，那笔钱就是在他手里，而那些波哥大人想要回去……”稍一停顿，查理突然冒出一句：“斯波梯可能死了，明白吗？”

“也许是的。”亨特默默点了点头。

“很明显他们要追回那笔钱。”查理继续滔滔不绝地阐述对案情的推测。“他们可能会杀他而给我们一个信号，可事实没人偷走他们的东西。我想应该是我们给他们发个信号的时候了，格式应该这样写‘没人能够来这儿杀害一个美国公民而逃之夭夭’听懂了吗？”

“非常清楚。”亨特回答。

在一家快餐店里，亨特找到了斯波梯的好朋友肯尼。当肯尼听完亨特对案情的大致描述，惊愕地瞪大眼睛，连连摇头：“斯波梯死了？不！不！亨特，我想你了解他，死亡不是斯波梯的生活方式。不！绝对没有办法让他死去的！”

“你敢肯定这一点？”亨特冷峻的目光逼视着肯尼，语气婉转似乎漫不经心，却极有份量。

“如果……如果你问我……他现在在哪里，那我不知道。”肯尼低下头，神情有些失措，话也有些结巴。“可他……他就在附近，对这点我确信无疑。而且活得很好。”

“要是我们找不到他，就说明他死了。”亨特放缓了语气，欲擒故纵地说道。“几天前，一个波哥大人被警察打死了。但100多万购买毒品交易款失踪了。”

“斯波梯拿的？”肯尼迫不及待地问。

“我想是他拿的。”

“好吧，亨特。你做对了，来找我是对的。我一定尽快给你答复。”肯尼爽快地说道。

几乎是在亨特找肯尼谈话的同时，斯波梯的另一位好朋友黑人柯蒂斯被奥罗斯科“请”进了他的迪斯科舞厅的秘密办公室。

“你一定认识一个名叫斯波梯的先生了？”奥罗斯科的使人害怕的凶光盯住坐在椅子上的柯蒂斯，故作斯文地问道。

“哦……哈哈……”柯蒂斯大笑起来，但笑声中却隐隐流露出一种莫名的紧张和恐惧。“我认识那位先生，但不熟悉。你知道吗？仅仅认识。”

“他在哪？”奥罗斯科语气有些严厉起来。

“嗯，让我来猜猜。奥罗斯科先生，您……也许瞧着的正是一位能找到斯波梯的人，可是，如果你能够给我一两天时间，或者三天时间，我会找到他的，我敢向您保证……”柯蒂斯一边说，一边起身想离开办公室。但他屁股刚离开椅子，就被他身后的一个虎视眈眈的杀手狠狠按了下去。奥罗斯科凶相毕露，眼里闪着杀机，恶狠狠地说：“只给你12小时，要是你找不到斯波梯，到那时我们再算帐！”

麦考尔在街上找到了斯波梯的朋友、擦鞋老人柯比。向

他打听斯波梯的下落。柯比告诉麦考尔，柯蒂斯也正在迫不及待地寻找斯波梯。麦考尔立即警觉地意识到：柯蒂斯也卷入了这件凶杀案中，但不敢肯定他站在那一方面。她立刻通过呼叫机将这一重要线索告诉了亨特。

“麦考尔，别为柯蒂斯担心，他是我们的人。我去找他。L 56明白。”亨特回答。

费了一番周折，亨特总算找到了柯蒂斯。他关照柯蒂斯打电话通知奥罗斯科：“喂，奥罗斯科先生？斯波梯在‘韦斯恩德’旅馆，是的，对，你最好马上去，因为我不敢保证斯波梯会在那呆多久……”

打完电话，亨特约柯蒂斯一小时后在“哈里酒吧”见面。柯蒂斯满口答应：“当然，我会去的。亨特，没问题，再见。”其实，他早已打定主意，马上离开这个城市。他明白骗了奥罗斯科肯定会招来杀身之祸。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韦斯恩德旅馆里，奥罗斯科派出的两名杀手持枪一步一步逼近柯蒂斯电话里指明的那间客房。走到门前，两人迅速闪在一旁倾听一会。房里似乎没有任何动静。其中一人朝同伙丢了个眼神，一个箭步，冲上去用肩猛撞房门。岂料房门并没有上锁，那人用力过猛，冲进房里收脚不住，一个踉跄跌倒在床上，手里的枪也掉在地上。后面一个立刻持枪冲了进去。说时迟那时快，早躲在门后的亨特闪身出来，猛地扼住那人的头颈。扑倒在床上的杀手见势不妙，返身扑到地上夺枪，亨特早有防备，眼到脚到，狠狠一脚踩住了那只夺枪的手，痛得他哇哇直叫。

制服了两名杀手后，亨特匆匆赶赴与柯蒂斯的约会。可他并没有去“哈里酒吧”，而是驱车径直来到长途汽车站。亨特料事如神，对柯蒂斯行动更是了如指掌。他知道柯蒂斯定

会远走高飞，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开往旧金山的304号车已经开始检票上车。亨特一眼就发现了提着皮箱走向检票口的柯蒂斯。“过来，柯蒂斯。不是说好要见面吗？”亨特把他拦在检票口门外。

“老兄，你是在逼我吗？这地方对我来说，太热了，既然奥罗斯科知道我在搅他们，那我就把这儿搅得天翻地覆，除非你把他们全部弄掉。”柯蒂斯无可奈何地放下皮箱，冲着亨特做了个怪脸。

“我想你知道斯波梯在哪里。”

“我得去赶车了，亨特。”

“你和斯波梯是好朋友。”

“嗨！我把自己写到某些人的死亡名单上是为了斯波梯。当我带着乱糟糟的脑袋从越南回来，是他收留了我。你要我告诉你他在哪里，你好去抓他。因为你也许认为他拿了百万钞票躲起来啦？也许你要对他进行谋杀指控，啊？”柯蒂斯神情激动，挥舞着双手说道。

“不！我们也知道斯波梯他不是凶手。这只猫遇到了麻烦，懂吗？我们得帮帮他。”

“不！亨特，你不要为斯波梯担心，他是一只只有九条命的怪猫。”柯蒂斯挤眉弄眼地笑着说。“好吧，再帮你一次。”他取出一张纸，随手抽出亨特上衣口袋里的笔，匆匆写下几行地址。“目前他可能不在这些地方，可我想，你总能在其中一处找到他。”说完把纸递给亨特，提起皮箱朝检票口走去。柯蒂斯自以为这下脱离了险境，可以远走高飞了。其实，奥罗斯科得知两名杀手上了柯蒂斯的当而遭逮捕后，又立即派出另外两名杀手盯上了他，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就在柯蒂斯兴高采烈地走出检票口登上长途大巴之际，被那两名躲在车站旁一辆小

车内的杀手发现了。大巴士一启动，小车立即紧紧尾随而去，到一段僻静道路上，小车突然加速，超越大巴士猛一拐弯，小车陡然刹车横在大巴士前。大巴士司机眼疾脚快，一个急刹车停住了，险些撞到小车。他伸出头破口大骂：“嗨！你他妈的开的什么车？你……”骂声未停，两枝乌黑的手枪对准了他的脑袋：“开门！要不打死你！”巴士司机惊恐万状，乖乖地打开车门。两名杀手持枪冲上车去，径直走到柯蒂斯面前，一把把他拎出座位：“起飞，你跟我们走一趟。”柯蒂斯吓得簌簌发抖，只得乖乖地被他们押下车去。两名杀手正欲把他塞进小车，突然身后一声猛喝：“别动！警察！慢慢放下你们的武器。”亨特如同从天而降，举枪对准两名杀手，炯炯目光注视着他们把枪慢慢扔到地上。亨特喊道：“柯蒂斯，回到车上去。”绝处逢生的柯蒂斯像从梦中惊醒，欣喜若狂地向大巴士奔去，边跑边喊：“嗨！亨特，我会给你寄张最漂亮的明信片的。”

按照柯蒂斯抄录的地址，亨特找到了“蒙苔特儿童活动中心”。接待他的是中心负责人斯基帕太太。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斯基帕太太问。

“我有份搜查你房子的命令，找斯波梯。”

“斯波梯先生有时候给孩子们带些玩具来。有时候带孩子们出去钓鱼或去迪斯尼乐园。可他与此地没有什么正式联系，不会在这儿。”

“可斯波梯的一些朋友说这里也许能找到他，我会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我能看看搜查证吗？”

“当然可以。”亨特出示了搜查证后，跟着斯基帕太太走进房里，一间一间逐个查看，没有发现什么。走到一间小间时，斯基帕太太没像刚才那样开门让亨特检查，亨特疑窦顿生，问：

“这里是什么？”

“是个贮藏室，好多年没开过，里面乱七八糟的。”斯基帕太太虽然装作若无其事地回答，但仍掩饰不住脸上一闪而过的惊惶神色。

“我们应该进去看看。”亨特一边说，一边用锐利的眼光上上下下打量这间小房间。

“我连钥匙都不知道是不是在这，……只能试试了。”斯基帕太太无可奈何地说。

正在斯基帕太太装模作样寻钥匙开门的当口，亨特突然绕到小房间的另一边，发现有一扇边门。轻轻一推，门开了。只见头戴白色礼帽，身着白衬衣的斯波梯正坐在一张小餐桌前悠悠自得地喝酒。

“嗨！你好哇！斯波梯。”亨特笑着说。

斯波梯一怔，但马上恢复了常态，笑容可掬地站起来：“你好啊！警官先生。对这次愉快的会面，我该说什么呢？”

亨特没吱声，依然面带笑容，双手叉胸默默地注视着他。

斯波梯明白在神探亨特面前是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他无可奈何地把手一摊，耸了耸肩说：“好吧，好吧，我明白你想知道什么。前几天，我的朋友告诉我，那两个穿着名贵服装并操着南方口音的家伙正在四处悬赏钞票，以便弄到我住处的有关情况。因此，我知道在这个城市呆不下去了，决定离开这里到外地去度假。你懂我的意思吗？然后我跑回家想拿几件随身物品。听着，我总是把一根尾巴粘在门框上，一根从我朋友的赛马身上拔来的尾巴。我把它粘在离地一尺的门上。而那根尾巴却不在原处了。这就提醒我：有人已经撬过了我的门，或者更糟，有人在房里等着我。我不想浪费时间去弄个究竟，匆匆走下楼梯，跳上我那辆紫酱色的敞篷车，加大油门冲出车库。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的汽车马达声惊动了呆在我房里恭候我的‘客人’，他俩飞冲下楼，跳上一辆黑色“奔驰”车，紧紧咬住我不放。穿过几个街区，我拚命左拐右弯，可没法甩掉尾巴，等车开到那幢旧厂房附近时，我发现自己已经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于是我来了个急刹车，跳下车奔进旧厂房，藏在一扇门后面，我想这样可能会逃脱灾难。可我也没忘记掏出自己的防身手枪。寂静中我听见门外急刹车的声音，显然是那两个家伙也下了车。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屏住呼吸不敢喘气。第一个家伙探头探脑进了门，我无声无息地闪到他身后，扬起枪柄狠命朝他头上砸去，那家伙重重倒在地上。我一转身正好跟第二个家伙打了个照面，我们俩一下扭打成一团。天知道我那把枪口正好顶住他肚子，‘呼’一声那家伙仰天倒在地上，肚子上汩汩冒出血来……”

亨特把斯波梯带回局里。斯波梯沮丧着脸坐在长桌一端，连连为自己辩解：“我发誓，这就是事情的整个过程，没有半点遗漏。我说这是意外事故，连自卫都算不上……”

“是的，所有迹象都表明是一场搏斗，即使是我们要求联邦调查局立案，他们也不会干的。”麦考尔先给斯波梯一颗定心丸。稍顿，她若有所思的眼光盯着斯波梯说：“但是斯波梯，那帮家伙是哥伦比亚人，是波哥大的人，他们要找回那笔钱。”

“是的，我知道。正是这笔钱引起了麻烦，但我确实没有得到。”斯波梯一脸委屈。

“那钱在哪儿呢？斯波梯。”亨特追问。

“亨特，要是那帮家伙看见我把钞票放进了箱子，难道他们就不说什么吗？相信我，老兄，如果我有的话，我一定把它交给你。”

亨特和麦考尔交换了一下眼神，决定放走斯波梯，来个投

石问路，引狼出洞。

子夜时分，奥罗斯科开设的迪斯科舞厅里，生意兴隆，舞客盈门。伴着震耳欲聋的迪斯科乐曲和令人眩目的彩色灯光，一对对舞伴疯狂地扭动着、旋转着。一个肥头胖耳、神情严肃的男人匆匆穿过舞池，走上几步台阶，在奥罗斯科的办公室前站住了。他迟疑了一下，终于伸出手轻轻敲响了门。

“进来。”里面传出一个威严的声音。他推门而入，一眼看见奥罗斯科坐在一张很大的办公桌后面，一双鹰似的眼睛直勾勾盯住来者。

“你就是弗兰奇先生？你说过你有一项会使我感兴趣的业务建议？”

“是的。奥罗斯科先生。据我所知您正在寻找一个名叫斯波梯的先生。如果我告诉您在哪里能找到他，那么能值多少钱？”

“不错，他手里有100万美金。而那笔钱是我的一个有声望的合伙人的。如果找到斯波梯并收回钱，那将得到10万美金的报酬。如果我找到他可没收回那笔钱，那你一文不值！”奥罗斯科一字一顿，斩钉截铁，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

显然弗兰奇有点失望。可又存着幻想，不愿放弃高额报酬，故弄玄虚地绕着圈子说话：“其实，我的建议既清楚又简单。你先付给我1万美金，我即告诉你斯波梯在哪，当你们追回100万后，再补给我9万元……”

“嘿，嘿，”奥罗斯科几声阴笑，打断弗兰奇的话：“你认识一个名叫柯蒂斯的家伙吗？他提出的条件跟你一模一样。可后来他耍了花招，把我的两个伙计骗进了监狱，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呢？”沉吟片刻，奥罗斯科放缓了语气又说：“可是，我会调查你的，也许我们可以做成这笔交易。”

“哦！好！好！”弗兰奇谄媚一笑，递上一张自己的名片。“我

的办事处叫‘中心运动员俱乐部’，那个号码是我车里的电话号码，要是价格合适，我24小时随时恭候。”说完，转身朝外走去。走到门前，拧了几下门把都没能打开门。他有点惊惶，回头看奥罗斯科。奥罗斯科脸上毫无表情，只轻轻按了桌上的一个按钮，“吱”一声门自动打开了。弗兰奇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匆匆穿过舞池，逃命而去。这时，肯尼正和女友莎伦在舞厅搂着跳舞。他一眼认出擦肩而过的弗兰奇，稍稍一怔，他突然扔下舞兴正浓的女友，冲到电话机旁，提起电话接通了麦考尔，约她在韦斯沃德咖啡店见面，告诉她有重要情况。来呀，到韦斯沃德咖啡店里，肯尼滔滔不绝地向麦考尔叙述舞厅所见：“……对这点我敢肯定，那个弗兰奇是斯波梯的头号敌人。在这座城市里有谁能找到斯波梯，当然是弗兰奇。记住我说的，麦考尔。盯住这家伙。”

“是的，我认为应该把弗兰奇严密监视起来。好吧，谢谢！肯尼。”麦考尔起身欲走。

“哎，麦考尔，亲爱的。”肯尼拦住了麦考尔。“如果碰巧有一大笔钱落到你们那个部门，能为我留一定数量作为我的专职服务的报酬吗？”肯尼满怀希望地等待麦考尔的回答。

麦考尔笑了：“你像是在讲神话。不过我去查查看。”她顺手拿起桌上的帐单递给肯尼，说道：“既然你这么热心想要赚钱，那帐单就请你拿着了。”说完，向肯尼道声再见，走出咖啡店。

麦考尔在车上用呼叫机向亨特报告了肯尼提供的重要情报。亨特认为十分有价值。立即驱车来到“中心运动员俱乐部”。

费了一番周折，亨特推门进入弗兰奇的办公室。弗兰奇正在接电话。对于亨特的到来，弗兰奇似乎不屑一顾，挂上电话就往转椅上一靠，傲慢地扫了亨特一眼。